

## 窗外

陈墨

窗是嵌在墙上的方孔，却框住了四季的流动。我常常坐在临窗的木椅上，看光与影，在玻璃上织网，听风把日子剪成碎片，从窗外递进来。

春天的窗是块会呼吸的画布。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”春雨如丝，最先探头的是玉兰，白瓣托着淡紫的蕊，像谁把月光捏成了花盏，悬在枝头摇晃。风过时，花瓣落得极轻，有的贴在窗玻璃上，像一封未拆的信，水汽在背面凝出细珠，是春晨留下的吻痕。麻雀总在这时节凑热闹，它们扑棱着翅膀，把晾衣绳当成五线谱，叽叽喳喳地唱着跑调的歌，正如“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”所描绘的那般，满是春的活力。偶尔有只猫蜷在窗台下的青苔丛里，绿眼睛眯成细缝，看蝴蝶

在蒲公英的绒球上打转，尾巴尖随阳光的移动轻轻抽搐。

梅雨季的窗是面蒙雾的镜子。雨丝斜斜地织着，把远处的楼群浸成淡墨色的剪影，恰如“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”所营造的氛围。窗上淌着水痕，像谁用指尖划过，留下蜿蜒的痕迹。楼下的香樟树被洗得发亮，叶子绿得快要滴下来，蝉躲在叶背，声嘶力竭地叫着，声音透过雨幕，显得有些沉闷。有时能看见撑伞的人走过，伞面是明黄或艳红，在灰扑扑的雨景里格外亮眼，像浮动的灯笼，转瞬又消失在巷口。窗台上的多肉植物吸饱了水汽，叶片胖嘟嘟的，沾着水珠，像撒了把碎钻。

秋天的窗是架旧放映机。银杏叶开始泛黄时，阳光穿过叶隙，在窗台上投下光斑，风一

吹，光斑就碎成闪烁的金子。“树叶皆秋色，山山唯落晖”，常有老人坐在楼下的石凳上，眯着眼晒暖，手里的紫砂壶冒着热气，烟圈悠悠地飘向空中。收废品的三轮车“叮叮当当”地驶过，车斗里的硬纸板堆得老高，遮住了骑车人的脸，只听见他用方言喊着“收旧货……”，声音拖得很长，被秋风揉得有些沙哑。桂花开得悄无声息，某天清晨推开门，满鼻都是甜腻的香，像谁把糖罐打翻了，香得人心里发软。

冬天的窗是幅留白的水墨画。落雪的日子，窗玻璃上会结出细碎的冰花，有的像蕨类植物，有的像羽毛，手指轻轻一碰，就化出一道水痕。远处的屋顶盖着薄雪，烟囱里冒出的烟是淡灰色的，一直上升，到半空就散了。偶尔有孩子在楼下堆雪人，笑声像银铃一样

脆，惊飞了停在电线上的麻雀，恰似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所展现的梦幻雪景。窗内的暖气氤氲着，玻璃上蒙着一层水汽，用手指写上字，很快又模糊了，像那些抓不住的旧时光。

窗台上的绿萝垂下来，叶子拂过玻璃，像是在轻轻叩问。我曾在这扇窗前看过无数晨昏，看朝阳把窗棂染成金色，看着暮色将窗影拉得悠长。窗外的世界像本摊开的书，每一页都写着不同的故事，而我是那个安静的读者，在光与影的流转里，读着岁月的慈悲与苍茫。有时会想，窗内的我，是否也成了窗外某人眼中的风景？就像那只停在栏杆上的鸟，看我对窗外出神，它歪着头，或许也在猜测，这个对着玻璃发呆的人，心里装着怎样的江湖。



夏日黄河美景 连振 摄

## 恒水安澜

朱荣军

“参天之本，必有其根；怀山之水，必有其源。”吃了几十年的恒河水，还不知道恒河源在哪里，水从哪里来？又流到哪里去？

问“度娘”得知：恒河，原名衡河，发源于安康市汉滨区叶坪镇恒河乡崖沟，流经叶坪镇、中原镇、紫荆镇、大河镇，于恒口镇千工乡大王庙出峡，至恒口镇东端汇入月河。恒河全长113公里，流域面积975平方公里，黑水河、紫荆河、小河、大河组成恒河的四支流。

平时喜欢写点文字，钟情秦岭巴山的山山峒峒。好友相约去恒河源头看看，便欣然应允。早八点从城区出发，到恒口镇，从恒河汇入月河口逆流而上，归来已是万家灯火，伏案沉思，竟觉江郎才尽，不知从何着笔。

恒河的厚重，恒河的富饶，给了我太多的感受和思考。

## 一条英雄河

从恒大路往汉滨区北山方向前行，不多时，路灯杆上便多出了红色的五角星，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引人注目。沿着五角星的方向一直走去，便来到了紫荆山陕南抗日第一军旧址。

参观了解后得知，1936年8月，抗日一军到达大河紫荆山，住在地主刘大乾及附近几户院子里，并在刘家大院举行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成立大会。会上发表了《宣言》和《告民众书》，宣布了整编后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领导和编制名单，随军成立了负责宣传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组织，用统一战线组织名称宣传抗日，发展抗日救国组织。

刘家大院引起同路朋友的兴趣，于是顺着提示牌，我们从紫荆纪念广场沿右手边进沟，兴致勃勃一探究竟。进到沟里，沿路是一排排水田，农民正忙着用旋耕机翻田或插秧，正是：“绿遍山原白满川，子规声里雨如烟；乡村四月闲人少，才了蚕桑又插田。”

大约走了六七公里，看到路边一块大理石碑，写着“刘家大院旧址”。路遇一位长者介绍，抗日第一军在刘家大院安营扎寨后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不到两天时间，附近大河、叶坪、中原一带的热血青年就纷纷到这里汇聚，从开始的几十人迅速发展到了上千人，后来这支队伍还与红七十四师在紫荆、大河一带协同作战，打了不少胜仗。说到抗战，

划了每年达标任务。如今正在制定“十五五”规划，三十年过去了，优良传统没有丢。每个时代都有政府工作的重点，现在回头看过去的标语，对做好现在的工作依然有参照作用。

## 一条富饶的河

继续沿恒河逆流而上，河道两边土地肥沃，素有种植油菜、水稻、玉米等粮食作物的传统，被誉为“北山粮仓”。只见沿途农户院坝晾晒着菜籽，有的用养蚕的簸箕一排排摆放整齐，有的干脆倒在院坝的水泥地面上，更有农户把收来的菜籽，小麦等晾晒在公路上，盼着来往车辆碾压，免得自己打场。

车行约一个多小时，过大河镇不远，再转一个大弯，导航显示即将进入中原镇地界。到了这里，河道明显变宽阔了，地势也相对平坦了，在群山环抱下，目之所及皆是平整的土地，足足有几百亩，正值农耕季节，田地里一片忙碌，陡然生出“高山出平原”的舒畅。心里不由揣测，怪不得这里取名“中原”。

看着时候已经不早了，不能多作停留，一行人带着遗憾继续向大山深处驶去，下午2点左右，到达叶坪镇地界。与中原镇相比，叶坪镇明显偏远了很多，是典型的山地，耕地在山坡上，这里一块、那里一片，农民在地里耕作的生动场景处处可见。路边见到正在地里忙碌的老两口，一个在挖窝子，一个跟在后面下种子，于是随机走下农家：“大叔，你种的什么，今年收成怎么样？”“别提了，天干种子下不了地，前两天好不容易下场雨，赶紧把玉米种了，再不种下去就迟了。”是呀，不误农时，农民种地，要的就是时令，错过了，就得等下一茬。

## 一条写满时代印记的河

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采和记忆，此行感触最深、收获最大的还数我的同事。同事对传统村落土墙上保存下来的标语尤为感兴趣，遇见就要停车去拍照。

恒河沿线的土房墙面，大多保留着不同年代政府的宣传标语，有反映基层代表选举的、有卫生宣传的、有说工作方法的，其中一户农家墙面刷写的“五个一规划”让我感受最深刻，从1992年到1996年，分基本农田、林特园、商品牧、致富技术、其他收入，均规

## 逐梦季

——致高考学子们

马亚曼

六月的风，卷着夏天炽热的浪漫，裹挟着莘莘学子，奔赴高考逐梦的战场。孩子们啊，只要曾全力闯荡，不论结局是喜是伤，青春自会绽放璀璨的光。

高考，不只是分数的较量，它是青春画卷里，那笔锋刚劲、奋力前行的模样，恰似一座彩虹长桥，引渡梦想，向着远方启航。高考，不只是学业的丈量，它是横亘眼前、跨越自我的山岗，无畏地直面挑战锋芒，便能镌刻下，那段为命运拼搏的青春韶光。

请坚信，每一滴汗水里，都藏着收获的希望，闪烁的微光，愿在这火热的逐梦季，将深藏的心愿——点亮，奔赴那愈发辉煌、愈发绮丽的远方。

在时光的褶皱里，山城以一种古老而沉默的姿态，静静铺展在岁月长河中。曾经的白墙灰瓦，镌刻着历史痕迹，蜿蜒小巷藏着说不尽的故事。抱定对城市的美好向往，随大流涌进山城，孰料再怎样努力，也难掩山里人的土气，在卑微与坚韧并存的夹缝中，于日常琐碎中绽放别样光彩。

晨曦露出端倪，山城在薄雾中苏醒，仿佛一位老者，缓缓睁开浑浊却充满智慧的眼睛。街道两旁是那些被岁月打磨得斑驳的老屋，它们依山而建，层层叠叠，宛如大地的纹路，记录过往的风雨沧桑。我骄傲着融入这座较故乡房屋密集、空气中飘散着煤烟的城市，与居民一道开启日复一日的生活，没有华丽开场，只有平凡中的坚持和希望……

举目街市，小贩吆喝的声音此起彼伏，带着山城特有的韵味，那是生活的烟火气，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温暖。老人们在逼仄的街巷里悠闲地散步，抑或围坐在石阶上唠唠往昔，眼神里闪烁着对过往岁月的怀念感慨。孩童则在石板路上追逐嬉戏，笑声清脆，如同山间清泉，洗涤疲惫的心灵。漫步午后，阳光透过稀疏云层，斑驳地洒在山城的角角落落。转角处的烤红薯摊飘来甜香味，铁炉的火噼啪作响。卖酒酿的大叔推着自行车，铝制保温桶上盖着蓝布帕，车铃“丁零零”响过，掀开桶盖便是白雾腾腾的醪糟。修鞋摊支在构叶树下，工具箱是一只脱了漆的木箱，里面码着锥子、牛筋底、鞋钉和一罐永远半干的黄胶。巷尾的修表店门脸儿不过两平方米，玻璃柜台里躺着各式怀表、手表，店主戴着老花镜，镊子夹着零件凑近台灯，光束在镜片上折射出细碎的光斑。“这块上海牌要换游丝。”他对着阳光举起零件，金属丝在指缝间闪着银光，墙上的挂钟每隔一刻钟就响一声，和着窗外小贩的叫卖声，织成旧时光的经纬。补锅匠甚是忙碌，生锈的铁锅架在木凳上，匠人用小锤敲下一块铝片，在砂轮机上磨成细粉，火星子溅在青石板上，转瞬熄灭，如同那些被岁月修补的旧物，带着补丁却依然温热。

屈指算来，在这座城市生活近三十个春秋，那些被时光浸润的吆喝、锤打、研磨声渐渐远去，低矮潮湿的泥巴土屋此时已被鳞次栉比的高楼替代，具备了城市的样子。夜幕降临，灯火辉煌，开发后的西关老街石板路映出斑驳的光影，人头攒动，各种美食应接不暇，漫步的人流塞满街道，那些关于梦想、关于坚持、关于爱情的故事，在夜色中缓缓流淌……

在山城，卑微不是一种悲哀，而是一种生活态度，一种对命运的坦然接受和不懈抗争。在这里，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的主角，无论地位高低，用自己的方式书写属于山城、属于自己的传奇。时光流转，山城依旧，那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汇聚成这座城市最动人的诗篇，让人在岁月的长河中，找到心灵的归宿。



## 时光褶皱里的碎影

朱金华

## 最美的炊烟

张朝林

一台土灶囊括了五行，铁锅是“金”，柴火是“木”，熬煮的食物都来自“水”，送入灶洞里的木就生“火”了，至于整个灶台，都是由“土”筑成的，难怪土灶煮的米饭、焖的土鸡，都是那么可口，原来是“五行”的味道。

给母亲购买了高级电饭煲，蒸、焖、煮、熬、煲功能齐全。母亲平时做饭、炒菜，都是在电饭煲上操作。她说响应国家号召，追求低碳生活。自家的白桦树修剪下来的“硬柴”摆成了柴墙，装饰着土屋。

一个周末，母亲打来电话，神秘兮兮地说：“快回来，桂朝米泡好了，豌豆草灰水澄清了，等你们回来打一锅柴火搅团。”

一听说柴火米面搅团，我们都赶回去了。到村口，看见我家的灶房顶袅袅升着炊烟，我们嗅到了米面搅团的清香和浆水菜的酸香，嗅到了乡愁的味道。

我是在炊烟中长大的。刚刚会劳动的时候，母亲教我拾柴火，在那个什么都紧缺的时代，最缺的就是粮和柴，但凡从土里长出来的草木，都是柴火。闲下来的日子，跟随母亲寻柴火。米蒿子、马尾草、野刺梅都是好柴火，晒干，打成捆。我家楼上，总是备满各种柴火。邻居的饭做到半途没柴了，急急忙忙来我家借柴火，母亲就说，柴是土地里来的，拿去烧就是了。那时候的沟沟壑壑，崖崖砭砭，除了树木在，所有的杂草都被人们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土中生成的木，供养着生命。母亲最勤劳，寻来的柴火最多，村里人管母亲叫“柴嫂”。

母亲教我添柴火，稻草、麦秸，挽成“柴疙瘩”塞进灶洞里，再用火钳压实，慢慢燃烧，待燃烧得差不多了，再把“柴疙瘩”挑空，柴火就能充分燃烧。母亲说：“火心要空，人心要实。”“火也有心？”我疑惑地望着母亲。母亲拿过火钳，轻轻拨空“火心”，果然，纯红的“柴疙瘩”像一颗红心，直朝锅底燎火苗，锅煤灰被烧得通红，一股火星子飞出灶膛，在灶台上空跳舞。至于“人心要实”我不懂，问母亲，啥是人心实？母亲刮了我的鼻子：“莫说谎话，莫做坏事。”

放学回家的路上，我总是饥肠辘辘，有时候饿得两眼冒金星，豆大的汗珠爬满脸，走着路来，腿打闪，像踩棉花。好不容易走到村头，看见屋顶的炊烟，力量就来了，朝着炊烟升起的地方奔去。

工作后，我走进巴山。那是个云白林绿、溪流纵横、沟壑交织的地方。我教书的地方在一个宽阔的谷口，溪水从谷中流过，谷两边又串联着高高低低的山和小谷，宛如一条百脚虫，石板房屋就散落在宽谷和小谷里。一日清晨，无云无风，巴山静谧，豹子湾里雄鸡唱了一声又一声。接着，云雾山崖上、荔枝山中、阳溪河畔的雄鸡鸣唱起来，此起彼伏，闹醒巴山。一会儿，太阳从东山上来，雄鸡止鸣。有淡淡的轻云在宽谷和小谷里飘，绿、青、白界限分明。又过一会儿，千山万壑里的炊烟升起。丝丝缕缕的炊烟，飘忽摇摆，炊烟中，有白、淡灰、淡黑，不一会儿，从南坡飘出淡黄色的炊烟，我疑惑。这些炊烟，有的交织在一起，缠缠绵绵，不可分离。东谷的白炊烟与南坡的黄炊烟裹在一起，白中有黄，黄中含白，缠着飘着，一会儿就不见了。这时候，阳溪河边大香樟树下，冒起了淡淡的青烟，直直的，好似一只毛茸茸的尾巴，从宽谷底，窜上了天。对面的石板房腾起一股浓黑色的炊烟，这是哪个媳妇不会烧火？浓黑的炊烟飘过来，裹住青烟，青烟也摇摆起来，一起接上白云了。最为奇怪的是袁家山的那一簇簇炊烟，怎么是淡绿色的？躲在山林里的村庄，都飘着淡绿色的炊烟，或直或弯或粗或细，飘过小溪，掠过森林，在蓝天上晃悠，一抹抹淡绿色的炊烟，就像一条条绿色的绸带，拽着大巴山，朝着天上升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含硫铜量丰富的山，松枝里含有硫铜离子，才会产生淡黄和淡绿色的炊烟，难怪南坡小溪边总有黄色的结晶体附着在石头上。

“搅团好咧！”母亲端来一盆搅团，我们齐刷刷地伸筷去抄，放进酸菜水的大黑碗里，狼吞虎咽，吃起“热”搅团来。

母亲打米面搅团是有讲究的，米是“桂朝米”，水是豌豆草灰澄清的水，这是植物中的碱水，用这样的碱水打搅团，筋道、弹性好，晾凉的搅团，丢在案板上能弹起来，吊出来的“面鱼”，几寸长也不会断，喜欢吃面鱼冷搅团的，捞上一碗，浇一勺酸菜水，舀上油泼辣子、蒜泥、芥菜籽水，三下五除二，一碗香喷喷的面鱼下肚子了，还想再来一碗。